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康乾豪门 福康安世家

张明富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康乾
豪门

福康安世家

张曜富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康乾豪门福康安世家

张明富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插页 2 190 000 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200 册

ISBN7-206-02673-7

K·59 定价:14.00 元

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晏 秋 曹书杰 李无未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晶娜 于连喜 田 野

李无未 谷艳秋 吴绍钊

赵庆禹 胡淑莉 晏 秋

曹书杰 梁 枫

出版前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形成过许许多多的名门望族、显赫世家。在这些名门世家中，有名扬古今的儒学世家、累世显赫的官宦世家、承父传子的将帅世家、唱和诗文的文学世家、左右朝政的外戚世家、治病救人的医药世家、封疆裂土的藩镇世家等等，这些世家的形成，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家族文化现象。最早将这一家族文化现象载入史册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首创“世家”体例，叙写“开国承家、世代相继”的名门家族人物的身世沉浮、命运舛迭，少则三五代，多则十数代，如《孔子世家》述及孔氏十余代，为研究孔子家世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后，史官们虽然很少以“世家”为名来为人物立传，但却不乏以“纪传体”形式对那些名门世家谱列世系，极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的夸耀，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血脉相承的望族世家的荣辱兴衰史。

在这些名门世家中，有许多是跨越朝代

的,因而家族人物往往分别入传于二史甚至三史之中;即使是不跨朝越代的,由于同门中显赫人物较多或年代久远也被分别列传;还有的史书粗糙,对一些人物虽属名门之祖或后裔,但由于本人不太显赫,或被略去,或者作为附传寥寥数语,或者虽另立一传,但连父祖、子裔均不见载。这就给那些从事家族文化研究和关注传主家世渊源与子孙命运的人们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目前在图书市场上占有很大比重的历史人物传记大多是以本传主的一生经历或片断为对象,至今尚未有较为完整的世界类图书面世,这不能不说是出版界与社会需求的双重缺憾。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中国历代名门世家丛书》,以补阙如。

本丛书的出版并不在于简单地向人们再现历史人物的风采,更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本丛书的根本宗旨乃在于使读者在轻松地、毫不乏味地阅读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体味出家族文化与社会文化、家族文化与家族成员命运之间的关系。许多名门世家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特定历史环境的造就和个人修养的因素,但家族文化与个人命运且有着极大的关系。诸如,苏轼文学世家的形成,自有其家学渊源;诸葛亮三代忠烈自有父祖清流党人的遗风熏陶;而王祥子孙在晋后各大小朝廷中多身居高官,而无一殉国难者,也是他一向“传孝不传忠”治家思想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规律,忠臣的后代可能出叛逆,将军的儿子未必都会带兵,皇帝的子孙更多草包,但“家有直道,人多全节”则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家族文化与个人成长的重要关系。况且这些名门望族、高第世家的命运大多和他们所生存的时代潮流、王朝命运紧密相联,因而阅读这些家世历史,还可以领悟出许多盛衰兴亡的大道至理。本丛书尽管有一些文学性的描述,但人物、事件都是忠于史实的。

本丛书传主不收皇族,也不囿于公卿将相,举凡名臣、将帅、

艺文、商贾、巨儒、外戚、医药诸类在历史上确称名门望族、显赫世家者皆兼收并蓄。由于本丛书拟分批推出，因而第一辑所选的传主并没有完全照顾到上述各门类。由于家族文化图书尚待开发，因而无论在写作和编辑中都缺少参照样本，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

中国历代
名门世家丛书

第一辑

护国元勋周勃世家

百年外戚窦融世家

武侯鼎蜀诸葛亮世家

翰墨书圣王羲之世家

六朝显族谢安世家

一门九相萧瑀世家

文豪父子苏轼世家

康乾豪门福康安世家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富察五代有功清廷	(1)
一 旺吉努亲归清太祖	(1)
二 哈什屯显贵清朝初	(6)
三 康熙朝米思翰效忠	(10)
四 康雍两朝马齐沉浮	(18)
第二章 椒房贵戚 脚相迭出	(30)
一 富察·兰母仪天下	(30)
二 平叛乱傅清殉职	(39)
三 盖棺定论况傅恒	(50)
第三章 乾隆朝福康安封疆	(83)
一 福康安身世之谜	(83)
二 征金川初试锋芒	(91)
三 官总督简任肃政	(97)
四 举屠刀新教泣血	(104)
五 渡海峡台湾平乱	(110)
第四章 福康安西南安边	(126)
一 治广西安南通贡	(126)

二	赴西藏抗击入侵·····	(149)
第五章	福康安喋血苗疆 ·····	(170)
一	湘黔间苗民起事·····	(170)
二	福康安奉命出征·····	(174)
三	战湘西三督合兵·····	(183)
四	功垂成殉职军营·····	(209)
第六章	嘉庆朝富察家患难 ·····	(213)
一	福长安受累和坤·····	(213)
二	福康安被究身后·····	(224)
附录一	富察氏世系表 ·····	(231)
附录二	富察氏大事年表 ·····	(232)

第一章

富察五代有功清廷

一 旺吉努亲归清太祖

富察氏源远流长，族众甚繁。根据文献记载，明朝时，分布于沙济、叶赫、额宜湖、扎库塔、蜚悠城、讷殷、额赫库、长白山等广阔的地域内^①。叶赫、长白山为我们所熟知，其它地名则很难查找，无从考释其今名，但我们推测，大致都位于今天的吉林省一带。东北辽阔、广袤的黑土地是这个家族的发祥地，他们世代生息繁衍在这里。莽莽林海，肥美的平原给他们提供了无尽的生活空间，他们过着农耕兼狩猎的恬淡生活。

寒来暑往，时光悄悄地流淌，转眼到了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这年五月，东北大地烽烟突起。足智多谋、不畏强暴的女真族英雄努尔哈赤，为报祖、父之仇，以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开始了他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出身建州左卫的世宦家庭。10岁丧母，继母待他非常苛刻，常遭虐待。因此，19岁便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采过松子、挖过人参，备受生活的磨难。此时的女真族“各部蜂起，互争雄长”，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明政府为实现对各部的统治，实行镇压和招抚的手段。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曾不断攻打辽东的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建州左卫都指挥觉昌安、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也作为向导前往，在明军攻破阿台的古埒城时遭误杀。明廷为安抚努尔哈赤，授他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鉴于明朝的强大，只得抑制住心头的仇恨，把祖、父的死归罪于尼堪外兰。这就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缘由。

努尔哈赤起兵后，世代居住在沙济这个地方的旺吉努积极响应，率领族众前去投奔。这个旺吉努，就是根据现有资料所能追溯到的，富察氏家族的最早祖先。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对旺吉努的生平事迹，近似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当时，努尔哈赤兵寡将微，对旺吉努的投奔表示了竭诚的欢迎，将其所带来的人众，编为半个佐领，使之统领，后隶镶黄旗^②。跟随努尔哈赤出生入死，连年征战。从此，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家族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是由于旺吉努势力弱小，仅有半个佐领，因此，没有像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那样，为努尔哈赤所倚重。

旺吉努率部众投靠努尔哈赤二三年后，富察氏家族迎来了一桩喜事。大约在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或十四年（公元1586年），旺吉努把新寡的族女富察·滚代装扮一新，在喜气洋洋的热烈氛围中，送到了努尔哈赤的府上，成为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福晋”即汉语中的“夫人”、“老婆”。“大福晋”即是“嫡妻”、“大老婆”。这位来自富察家族的大福晋，是否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见文献记载，不能凭空描述，哗众取宠。但从滚代为努尔哈赤生育了二子一女，即：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来看，努尔哈赤对他的这位新福晋确是情深意笃，宠爱有加。

富察·滚代不仅是努尔哈赤情感的慰藉，而且在事业上，经常提醒努尔哈赤，怕努尔哈赤因疏忽而造成事业的挫折。努尔哈赤刚刚起兵时，是一支弱小的力量。但由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对明廷外示恭顺，多次亲赴北京朝贡，获得明廷的信任；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以示亲睦；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避免冲突。使他能专心对内，经过九年的艰苦征战，基本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建州女真统一后，便与海西女真发生了直接冲突。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九月，海西叶赫部首领纠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八部，组成三万联军，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努尔哈赤得知这一消息时，天色未明，夜幕浓重，怕此时出兵，惊扰城中百姓，遂下令天晓出兵。努尔哈赤部署停当后，酣睡如故。面对紧急的军情，滚代睡意全无，为丈夫即将到来的恶战心焦如焚。她一变往常的温柔，用力推醒努尔哈赤，责备地说：

“今九国兵马来攻，气势凶猛，您未握胜券，怎能如此酣寝③！”

督促努尔哈赤做好临战前的一切准备。滚代与努尔哈赤一心一意，真是一对难得的患难夫妻！

人生无常。在滚代与努尔哈赤又平静地生活了27年后，厄运降临到了滚代的头上。

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努尔哈赤以“盗藏金帛”的罪名，迫令滚代回娘家居住。不久，又为莽古尔泰杀害，悲惨地死于亲生骨肉之手。

富察·滚代贵为大福晋，是一国之母，怎么会盗窃财物呢？以她与努尔哈赤的关系，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啊！退一万步，即使滚代私藏些财物，又算得了什么呢？值得努尔哈赤大动肝火，不顾往日的恩爱，将其休弃。于情于理很难说得过去，令人疑惑不解。而《武皇帝实录》中，却语焉不详，更令人疑窦丛生。还有，莽古尔泰怎么会加害自己的生身母亲呢？众多的疑团，真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好在《满文老档》对这件事有较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使我们能够明了其原委。

《满文老档·太祖》卷14载：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三月，小福晋代音察控告大福晋滚代，曾两次备饭，送与大贝勒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往来密切。大福晋自身亦深夜出院二三次，行踪诡秘。努尔哈赤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将信将疑，即派达尔汉虾、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蒙哈图四大臣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情况属实。但是情况属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大贝勒代善是努尔哈赤元妃佟佳氏所生的次子，滚代则是代善的继母，继母给儿子送饭，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派人至代善家，更无可非议之处。至于深夜出院，代音察并未说清楚去向何处，后金国也没有大福晋不许深夜出院的规定。应该说，缺乏定罪的凭据，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联系当时政局，对富察·滚代向大贝勒代

善表示亲近，则更容易理解。努尔哈赤虽然一世英明，但当时已年过花甲，是61岁的老人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为了后金国的发展，他早已开始选定自己的接班人。最先确定骁勇多谋、能征惯战的长子褚英为汗位继承人，但在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闰八月，褚英因罪被杀。次子代善继立为嗣子，具体掌管后金军国大政，理所当然是未来的后金国大汗。努尔哈赤年老体衰，来日无多。以滚代之精明，她不会不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努尔哈赤对此是心知肚明的，虽然内心有一丝不快，但对爱妃的上述行为还是表示理解。因此，他说：吾曾有言，吾死以后，大贝勒须善待诸幼子和大福晋，故大福晋虽无任何事情，却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④。为大福晋开脱。但努尔哈赤在听到如下对滚代的控告后，他再也无法容忍了。控告说：每逢诸贝勒、大臣在大汗处赐宴、开会之时，大福晋打扮得珠光宝气，斜视大贝勒代善，眉目传情，众贝勒、大臣皆有发觉，因畏惧大贝勒、大福晋，而不敢告诉大汗^⑤。从记载看，努尔哈赤这次未派人去核实事情的真伪，也许，上次的事情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这次便坚信不疑了。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要从重处罚。但是大贝勒代善是自己的儿子，家丑不可外扬。“乃以大福晋窃藏绸帛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辞”，宣布不再与富察·滚代共同生活，将其休离^⑥。一段美好的姻缘就此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

代音察告发富察·滚代是因嫉妒争宠，还是受某人支使，我们已无从知晓。历史的尘埃已将事情的真相深深地掩埋。我们也不想对此做过多地揣测，但富察家族确实是因此而失掉了一次提高政治地位的机遇！不过，无须为之惋惜，在后金政坛上，富察家族毕竟留下自己的身影。

二 哈什屯显贵清朝初

富察家族是最早投靠努尔哈赤的势力之一，但是后金政坛并没有给富察家族带来什么值得炫耀的职位。相反，却蒙受了
几多屈辱与辛酸！不过，随着清朝势力的扩展，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这种转机是从旺吉努之孙哈什屯开始的。

哈什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写作“哈锡屯”。其生卒年月，《八旗通志》（初集）、《清史稿》、《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诸书均无记载。《国朝先正事略》卷4《米敏果公事略》言其“康熙二年，薨，年六十有六”。康熙二年为公元1663年，据此反推，哈什屯当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他的父亲万济哈，是旺吉努的长子。旺吉努去世后，万济哈承袭了他佐领的职位，无重要的政绩，史书大都一笔带过，我们无法了解到他的详细情况。

哈什屯虽然经历了整个后金时期，但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痕迹。直到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即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的第二年，他才迎来了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年，清太宗皇太极征讨瓦尔喀，命哈什屯扈驾从征，并与满都户等人担任大军向导。准确无误地把皇太极的军队带到了预定地点，确保了此次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这一仗，皇太极俘获人马甚多，凯旋而归。哈什屯为刚刚建立的清朝立下了功劳，也奠定了他日后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的基础。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哈什屯被授予礼部参政的官衔。礼部是中国封建国家机关中的六部之一，掌管国家的典礼、学校、科举。后金政权组织中，原无此机构，努尔哈赤时期，创

建八旗制度，以旗统人，以旗统兵，行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皇太极登上后金国汗位以后，为强化汗权，削弱贝勒的权力，同时，也为了适应辽东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制度，开始全面学习汉族政治文化，仿照明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后金官制，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设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哈什屯官礼部参政，虽只是礼部的中下级官员，但他毕竟进入了清朝国家的权力机关，标志着富察家族政治地位开始上升。

皇太极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也继承了其父锐意进取、入主中原、取明代之的宏大抱负。但在即位之初，由于自己地位未稳，且在军事上，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南有明朝，处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之中。审时度势，他暂时停止了其父对明朝咄咄逼人的攻势，采取与明议和的政策，向明朝上疏称臣。当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即自己地位稳固，国内安定，东西两翼的威胁被解除后，便立即恢复了对明的军事行动。

锦州是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军事重镇，也是清朝由山海关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明朝在此重点设防，并使之与宁远、松山、杏山联成一气，组成宁锦防线。自然，它成了清军必须攻克的目标。明朝与清朝在此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夺战。天聪五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打锦州、宁远，未克，在拆毁大、小凌河城后，回师沈阳。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再度命大军西进，围攻锦州，明守将祖大寿顽强抵抗，清军数员大将毙命城下。清军的惨重伤亡，使沈阳震惊，街上的行人皆有“惶惶不乐之色”，城中笼罩着一种恐怖慌乱的